
市 声

(京)新登字 04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市声/(清)姬人著

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5.5

ISBN7-5080-0688-7

I. 蜃... II. ①痕...②姬... III. 小说-中国-近代

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5176 号

插图 金维久 王增弟 钟小季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11.75印张354千字

1995年5月北京第1版 199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1000册

ISBN 7-5080-0688-7/I·439

定价 12.50 元

篇目目录

蜃楼志..... (1)

市 声..... (187)

内容提要

本书是反映清末商场、官场生活的两部谴责小说的合集。《蜃楼志》描写了清乾嘉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现实生活,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,其中既有贪官污吏、洋商买办,又有帮闲篾片、江洋匪盗,爱情悲剧也写得很有韵味。小说文笔俏丽简洁,含蓄隽永。被誉为开清末谴责小说的先河。

《市声》以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为背景,集中表现了工商业者的生活和心态,着力描绘了一幅商界、官场的群丑图。本书是晚清小说中仅有的一部以商界为题材的小说,独具特色。揭露世态龌龊,颇为深刻。

主要人物表

- 金罗章 字仲华 棉纱厂总办。
- 钱清 号伯廉 ,苏州人 ,为金罗章任用收购棉花 ,因作弊被辞退后到张老四的茶栈管帐 ,同时在李言的“惠商收茧行”中作事 ,后自开茶叶店。
- 周仲和 申张洋行买办 ,后因作弊被辞退 ;祥和绸缎庄主人 ,钱清的朋友。
- 范慕蠡 华发铁厂老板。
- 张老四 茶商 ,范慕蠡的朋友。
- 孙新 字拙农 ,无锡茶农 ,会用科学方法养蚕。
- 李言 字伯正 ,扬州人 ,大豪商。
- 陆同山 钱清在“惠商收茧行”中的同事 ,后在李言建造机器织绸南北两厂时任北厂总办 ,被钱清顶替。
- 萨大痴 钱清在“惠商收茧行”中的同事 ,钱清伙同他和陆同山等共同作弊。
- 王小兴 钱清内弟 ,到上海后在钱清的茶叶店中做管帐先生 ,后挟款出逃。
- 刘浩三 江西南昌人 ,秀才出身 ,曾在外国留学三年 ,穷困无着 ,到上海后投奔范慕蠡 ,协助范筹办尚工学堂。
- 汪步清 土地买卖的掮客。
- 吴和浦 土地富商。
- 阿大利 因在租界担粪、做粪头致富 ,并和妻子开粪厂。
- 粪太太 阿大利的妻子。

- 王香大 花匠 ,因种花致富。
- 古 奇 字仲离 称古老三。
- 尚小棠 古奇朋友。与古奇一道 ,在汪步清捐官时对其行骗。
- 单子肃 汪步清的旧友 ,买泐洋行买办。
- 陆襄生 候补知府 ,广西到上海采购军装的委员。
- 鲁国鳌 字仲鱼 ,二品直隶候补道 ,到上海采购军装。
- 萧抗觉 骗子 ,伙同他人诈骗了鲁国鳌。
- 余知化 农民 ,自造农机具 ,并有意在农村推广。
- 杨必大 字成甫 ,浙江杭州钱塘人 ,东京职工学堂毕业生。
- 杜海槎 “ 开通新社 ”干事员 ,牯智学堂毕业 ,曾在东洋学习工艺三年。汪步清的朋友。
- 许晴轩 通瀛织布厂总收支 ,单子肃的朋友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折资本豪商返里 积薪工贫友登门 (187)
- 第 二 回 备酒筵工头夸富 偷棉纱同伙妒奸 (194)
- 第 三 回 办棉花赚利壮腰缠 收茧子夸多合股份 (198)
- 第 四 回 话蚕桑空谈新法 查帐目访悉弊端 (203)
- 第 五 回 还花银侠友解囊 遇茶商公司创议 (208)
- 第 六 回 扬州府豪商出世 上海滩茧市开盘 (214)
- 第 七 回 九五扣底面赚花银 对半分合同作废纸 (219)
- 第 八 回 诸茶商讲求新法 小席伙独积薪工 (225)
- 第 九 回 念贫交老友输财 摇小摊奸人诱赌 (231)
- 第 十 回 靠戚眷浪子得安居 进箴规世交成隙末 (237)
- 第 十 一 回 王小兴倒帐走南洋 陆桐山监工造北厂 (242)
- 第 十 二 回 改厂房井上结知交 辞茶栈伯廉访旧友 (246)
- 第 十 三 回 说艺事偏惊富家子 制手机因上制军书 (250)
- 第 十 四 回 工师流寓出怨言 舆夫惑人用巧计 (255)
- 第 十 五 回 兴工业富室延宾 掬地皮滑头结客 (259)
- 第 十 六 回 赔番菜买地又成空 逃欠户债台无可筑 (264)
- 第 十 七 回 专利无妨营贱业 捐官原只为荣身 (268)
- 第 十 八 回 开夜宴老饕食肉 缝补子贫姬惊心 (271)
- 第 十 九 回 大请客逼走蠢夫 巧骗钱愚弄傻子 (275)
- 第 二 十 回 逞凶悍悍妇寻夫 运深谋滑头掬地 (279)
- 第 二 十 一 回 为捐官愿破慳囊 督同伙代售湿货 (285)
- 第 二 十 二 回 卖贱货折却倘来资 得主顾欢迎上门客 (289)
- 第 二 十 三 回 大资本加捐大头衔 假性情暗换假官照 (293)
- 第 二 十 四 回 争戒指如夫人动怒 垫台脚阔门政宴宾 (297)
- 第 二 十 五 回 炫东家骗子吹牛皮 押西牢委员露马脚 (301)

- 第二十六回 办军装太守开颜 送首饰商人垫本 (305)
- 第二十七回 谈交易洋行爱国 托知音公馆留宾 (310)
- 第二十八回 穆经理行踪诡秘 萧翻译酬应精明 (314)
- 第二十九回 脱手失官银委员遇骗 从容开货价买办知机 (319)
- 第三十回 谈骗局商界寒心 遇机工茶楼把臂 (323)
- 第三十一回 刘浩三发表劝业所 余知化新造割稻车 (328)
- 第三十二回 农务机千滕并举 公司业两利相资 (333)
- 第三十三回 留学生说明实业 小富翁信用高谈 (338)
- 第三十四回 扶工业高人远见 派捐资财虏潜逃 (343)
- 第三十五回 卷烟厂改良再举 织布局折阅将停 (348)
- 第三十六回 提倡实业偏属乡愚 造就工人终归学业 (353)

第一回 折资本豪商返里 积薪工贫友登门

陶①顿②今何在？只■③般④员规方矩，千年未改！谁信分功传妙法，利市看人三倍⑤？但争逐锥刀⑥无悔。安得黄金凭点就⑦，向中原淘尽穷愁海？剩纸上，空谈诡。饮羊饰彘⑧徒能鬼，又何堪欧商美贾，联轳方轨⑨？大地英华销不尽，岁岁菁茅包匭⑩。有外族持筹

-
- ① 陶——即陶朱公范蠡，春秋末政治家，曾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国，后到陶（今山东省定陶一带）隐居，改名陶朱公，以经商致富。
- ② 顿——即猗顿，战国时大商人。
- ③ ■（chuí，音垂）——相传尧时巧匠名，一说黄帝时巧匠名。
- ④ 般——即鲁般，又称公输盘，春秋时鲁国人。
- ⑤ 利市看人三倍——《易·说卦》：“为近利，市三倍”，后演化为成语“利市三倍”，形容买卖获得厚利。
- ⑥ 争逐锥刀——小利上争逐、计较。
- ⑦ 黄金凭点就——成语有“点铁成金”，这里指轻易获得巨额财富。
- ⑧ 饮（yìn，音印）羊饰彘（zhì，音至）——指商人的欺诈行为。饮羊，把羊饮饱以增加重量；彘，猪。
- ⑨ 联轳（biāo，音标）方轨——车辆往来频繁。联轳，马并行；方轨，车并行。
- ⑩ 菁（jīng，音京）茅包匭（guǐ，音鬼）——匭，匣子，小箱子；菁茅，一种茅草，古代祭祀时用来滤酒。《尚书·禹贡》：“包匭菁茅。”意指把菁茅用匭装起作为贡品。

为宰① 榷② 征缙③ 成底事④？化金缙⑤ 十道输如水。问肉食⑥，
能无愧？

这一首“贺新凉”⑦词，是商界中一位忧时的豪杰填的。这豪杰姓华，名兴，表字达泉，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氏，世代经商为业，家道素封⑧。只因到得达泉手里，有志做个商界伟人，算计着要合洋商争胜负时，除非亲到上海去经营一番不可。他就挟了重资，乘轮北溯，及至到得上海，同人家合起公司来。做几桩事业，都是极大的成本，就只用人多了，未免忠奸不一，弄到后来年年折阅⑨，日日销耗，看看几个大公司支持不住，只得会齐了各股东，把出入款项帐目，通盘结算，幸而平时的生意还好，不至再要拿出银子去赎身。但是生生把百万家私，折去了九十多万，所存五六万银子，想留着做个养命之源，不敢再谈商务了。

当下收拾余资，赶紧搭船回家。达泉虽然是已经败落的豪商，那气概依然

-
- ① 持筹为宰——主持分配。筹，古时竹制的计数工具；宰，主持分配。
- ② 榷（què，音却）税——税收专管。榷，专营，专管。
- ③ 征缙（mǐn，音敏）——征取钱税。缙，串钱的线，引伸为钱串。
- ④ 底事——什么事。底，什么，何。
- ⑤ 缙（zēng，音增）——丝织品的总称。
- ⑥ 肉食——享有奉禄的官吏。肉食，即指肉食者。
- ⑦ 贺新凉——词牌名，又叫贺新郎、乳燕飞、金缕曲等。
- ⑧ 素封——无官爵封邑而与之同样富有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：“无秩禄之奉，爵邑之入，而乐与之比者，命之曰素封。”
- ⑨ 折（shé，音舌）阅——折本，亏本。语出《荀子·修身》，“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，良贾（gǔ，音古）不为折阅不市，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。”

阔绰。轮船上的买办①,本是认识的,不消说异常的恭维他。他也阔惯了,那肯露出一些穷相来,所以这番回家,仍旧写了大餐间②票子。到得船上,迎面遇着一位邻居,这邻居姓鲁,名学般,乳名叫做大巧,向来做木匠的。只因他为人老实,人家造房子,都要请教他,他总不肯多赚人家的钱,因此不断的有主顾。手里头略略积聚些钱。因见他朋友们,都在上海得意的多,他也就合人结伴,到上海顽一趟。谁知辗转入了工党③,居然做到木工头,从此发了些财。又读过一年外国书,合外国人盖造洋房,也能对付得来,而且听人讲过外国故事不少,才知道自己这行业,不算低微,只可惜不如外国人的本领大,有些抱愧。这时赚足了洋钱,回家度岁④,可巧合华达泉同船。达泉虽是个富翁,一向待人是极谦和的,所以合大巧认识。

闲言休絮。当下二人见面,达泉满肚皮的牢骚,正想有个同乡谈谈,聊舒郁结⑤,就留大巧在大餐间住。大巧不肯。达泉不由分说,叫仆人把他行李搬来。大巧只得合他同住。闲话时,大巧自然知道达泉折阅的事,不免问个细情。达泉

-
- ① 买办——旧指为外国资本家服务的中间人或经理人,在轮船上管理货运的人,也称买办。
 - ② 大餐间——轮船的头等舱位。
 - ③ 工党——这里指做工的人的群体。党,古代地方行政管理组织,五百家为党。后引申为亲族、朋辈、群体等。
 - ④ 度岁——过年。
 - ⑤ 聊舒郁结——姑且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。聊,姑且。

叹道：“中国的商家，要算我们宁波最盛的了。你道我们宁波人，有什么本事呢？也不过出门人喜结成帮，彼此联络得来，诸般的事容易做些。外省人都道我们有义气，连外国人都不敢惹怒我们。你看四明公所那桩事^①，要不是大家出力，还能争得回来么？果然长远不变这个性质，那件事做不成吗？如今不须说起，竟是渐不如前了！我拿银子同人家合了几个公司，用的自然是同乡人多。谁知道他们自己做弄自己，不到十年，把我这几个公司，一起败完。像这样没义气，那个还敢立什么公司？做什么生意？想要商务兴旺，万万不能的了！要知道一人弄几个非义之财，自不要紧，只是害了大众。一般的钱，留着大家慢慢用不好么？定要把来一朝用尽，你道可恼不可恼！”大巧道：“这话不错。我想我从前在家里的时节，也就只不肯分外赚人家的钱，所以人都信服我，不断的有生意，到得上海，人家也是看我来得老实，推我做了工头，一般的赚了洋钱不少。我的意思：是要吃干日饭，不吃一日饭的。”达泉道：“你这主意，就不错，都像你这样，不但工头可以做得，就是大铺子的掌柜，大公司的总办，都可以做得。我早知道，应该请了你，倒不至于有今日！”大巧惶恐道：“我不过知道做木匠罢了。虽然略识得几个字，懂得些乘法归除，那里能做什么掌柜、总办？”达泉道：“你也不须过谦，如今上海做掌柜做总办人的本领，也不过同你一样。我听说外国大商家，还全靠着工人哩！”大巧道：“那倒不然。我听说他们商家，是靠着工人制造出那些熟货来，并不是靠他来办事。况且他那些工人，都是学堂里学出来的，自然高明得极。我们那里及得来？”达泉道：“怪道我听人说，报上载的，我们京城里开了什么工艺局，还有什么实业学堂，只怕我们经商的，也要学学才是。我一些不知道这蹊径，难怪折阅偌大本钱。我回

① 四明公所那桩事——四明公所在旧上海县城北门外，是宁波旅沪同乡的会馆。法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划定“租界”后，于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及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先后借口筑路及公所所有地未确定等理由，用武力拆毁公所墙垣，又要求将所内义昉迁让，并两次枪杀我国同胞，遭到旅沪宁波人士的反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法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。

家去，倒要拼几位财东，开个商务学堂才是。”

二人一吹一唱，极有情趣，倒像那渔樵回答一般。大巧是跷起一条腿，擦根自来火，吸着“品海”^①香烟。不一会，侍者开出大菜来。达泉让大巧上坐同吃。大巧觉着样样可口，吃完不够，又不好意思说，被达泉看出，叫侍者添了两份牛排，半个面包，大巧方能吃饱。

宁波船走得极快，次早已到码头，大家收拾上岸。大巧自回家去不提。达泉踱进门时，就有他管帐先生出来迎接，问起情由，达泉一一说了，便长吁短叹，满肚皮不舒畅。那管帐先生劝道：“东翁^②不须着急，生意是不怕折本，只怕收摊。我替你算算，除了这次带回的六万银子不算外，家里还存金子二千两光景，田地房产，只算是呆的^③，不去说它，家乡两爿当铺，一爿汇兑庄，都是极好的生意，一年还有一两万银子的出息。如今省吃俭用，不上三四年，你又足有本钱，可以指望兴复。但是，东翁，你开口闭口的，要合洋商斗胜负，这是个病根。如今洋人的势力，还能斗得过吗？杭州的胡雪岩^④，不是因此倒下来的么？东翁，你那本钱，及不来^⑤他十分之一，如何会不吃苦头呢？如今做生意，是中国人赚中国人的钱，还要狠狠的拿些本事出来哩，那能赚到外洋人的钱？难怪要折本哩！”达泉嘿嘿不语，自己发愤，请了一位先生，教他字目。不上三年，居然通透，觉得有无限感慨，所以填了那首“贺新凉”的词。随即开了个商务学堂，想培植几位商界通材，改革历来的弊病，这是后话。

再说大巧回到家中，他那老婆，正踏了一部缝衣机器，在那里缝衣，见他回来了，一时不肯放手。大巧笑道：“我如今洋钱多了，你也不须这般辛苦了。”他老婆答道：“你洋钱多，也不干我事，这做下来的钱，是我自己用的，再者也好替孩子们添置些衣履，钱还嫌多吗？”大巧道：“你这么辛辛苦苦，每天有得做，一月也好见几个钱？”他老婆道：“要不断有得做时，每月也好见一二十块洋钱。”大巧吐吐舌头，暗道：“我从前做小工时，总算生意好，每月也只弄到几

-
- ① “品海”——一种香烟品牌。
② 东翁——东家。东翁是对东家的尊称。
③ 呆的——这里指停滞不能流通的财产。
④ 胡雪岩——清代杭州著名金融巨商。
⑤ 及不来——比不上。

吊钱,她这一部机器,足抵我两三人的工,到底是外国人巧哩!”只得随他娘子做去。他却逗着自己五岁的孩子,顽耍一会儿。他老婆下了机器,量三升米,跑到井上去淘了,跟手就到灶下煮饭。大巧打开箱子,取出两块洋钱,在街上兑了一块,买了些鲜蛭回来,叫他老婆烫着吃。果然家乡的饭,比外面香得许多。饭后,他老婆闲着问道:“你卖弄钱多,到底今年赚到多少?”大巧道:“不说瞎话,我足足剩回来一百块洋钱光景。”他老婆抿着嘴笑道:“我道你不曾见过世面,只不过一百块洋钱,就说如今洋钱多了。街头王老大,在纱厂里的,他一年,要寄回三四百块洋钱哩!他那妻子,从头上看到脚上,那一件不是新的?前天我见她穿了件灰鼠皮背心,黑湖绉^①的面子,真是簇新的,叫人看得眼热,只怕值几十块钱哩!还有胡大叔,在丝厂里的,也很阔哩!你那里算得有钱!”大巧道:“我才回家,你就抢白我。要知道他们那种钱,我是不愿意赚的。王阿大当了工头,把人家的棉花哩,纱哩,一束一束的,偷出来卖钱;胡老刁的偷丝,上海滩上,那个不知道?我是规规矩矩,把气力换钱的,自然及不来他们。但是家里过得安稳些,到底病痛少些。王阿大去年一个好好的儿子死掉了,这不是个报应么?”他娘子听他说出这些迂话来,别转头不理,自去理好机器缝衣。

大巧住的房子浅窄,门口是沿街的。三个同道中的朋友,可巧门前走过,瞥眼见着道:“大巧,回来了么?恭喜你发财!”大巧只得招呼道:“请里面坐。”你道那三人是谁?原来一位是张漆匠阿玉;一位是红木作的周子明;一位是藤椅铺的陈老二。当下三人入内,见了鲁大嫂,叉手叉脚的坐下。大巧问问他们生意怎样,都说还好。坐不多时,硬要拉着大巧去打牌。大巧的老婆道:“三位伯伯,他是不会打牌的。前年一场牌,输了八角洋钱,年夜还不出,几乎合人家打架,硬把我一副银环子抵给人家,这才没事。如今伯伯拉他去打牌,要是他输了,我没有环子再抵,不是白白的么?”张阿玉嘴快道:“大嫂不须着急,鲁大巧比不得从前,如今是在上海发了财的了,还要替大嫂打副金环子哩!”不由分说,拉着大巧的手,一路笑着去了。大巧听他老婆嘴里咕噜,不知骂的什么。阿玉道:“今朝我们好运气,正在三缺一,却好遇着了一位财神,我们也不想多赢,每人两只洋,做个见面礼吧。”大巧道:“休要拿得这般稳。我如今在

① 湖绉——浙江省湖州产的有绉纹的丝织品。

上海滩上,麻雀^①也不知打过几百场,从来也没输到一底,只怕碰巧还要赢几场哩!你们算计我的洋钱,不要被我赢了来,这是论不定的。”子明道:“闲话少说,赶紧上场去吧!今天到那家去呢?”老二道:“金大姐家里稳便些,有这么块把洋钱的头钱,她就很巴结的。”阿玉道:“你只记挂着金大姐,我偏不要。今天是素局^②就在舍下吧,我也不为你们备什么菜,头钱抽一成便了。”老二大喜道:“只是要阿嫂费心不当。”

当下大家走到阿玉家里,他老婆正在那里做缎帮红鞋子,预备新年时穿哩,见他男人领着许多伯伯叔叔来了,笑着站起来避到后面去了。原来张阿玉家门口是嫁妆店,排满的红漆盆儿、青漆桌儿等类,却有半间房子空着,摆个小帐台。后进两间,一是住房,一是一隔两间,半间做灶间,半间接待客人。四人走入后进那半间里坐下。阿玉叫他老婆去烧茶,又道:“这几位都是我的知己朋友,用不着避的。”他老婆扭扭捏捏的走了出来。阿玉调开桌子,取出一副黑背的麻雀牌来。上场,大巧大赢,四圈下来,已赢到一底多了。谁知第二圈换了座位,老二做了阿玉的上家,阿玉一副束子一色,九束开扛,听的是一四束对碰。老二不该发出一张绝一束,阿玉把牌摊下一算,九束十六副,一束四副,三十副底子,三拾二百四十副。子明跳起来,怪老二不该乱放。老二道:“这一束是熟张,大巧才发过的。”没得话说,大巧是庄家,要输四百八十个码子。从此风色不利,一直输下去,结帐一元一底,大巧整整的输到一元二角。阿玉道:“何如?我说你要送几文见面礼!”大巧满心不服气道:“停几天再来,我定然翻得转,这叫做阳沟里失风了^③。”说得大家都笑了。阿玉很得意,自己到街上去买酒买菜,请他们吃晚饭。一会阿玉回家,他老婆的饭菜可巧做得停当。老二帮着她端菜端饭。阿玉道:“老二,你歇歇吧,不劳你费心,应得我来才是。”老二回得好道:“我们一家人,这有什么客气呢。”当下烫好酒,大家畅饮一阵。大巧把输帐结清,自回家去。

① 麻雀——麻将。

② 素局——不用娼妓相陪的酒席,这里指不用娼妓陪伴的赌局。

③ 阳沟里失风——比喻在小处出了意外。阳沟,阴沟;失风,翻船。

看看年关紧逼，大家小户，都有收帐的走来讨帐，只大巧是从不欠帐，都是现钱买物的，所以脱然无累。只是这几天探望不得朋友，为什么呢？收帐的朋友，自然是忙，那欠债的朋友，没得钱，还只好在外面躲避着，所以找不到朋友。大巧知道这个缘故，只得天天在家里合小儿子逗着顽。

宁波的乡风，也自然要送灶请财神的，大巧买了一个猪头，一尾活鱼，祭了财神，大块的肉，拖拖拉拉吃个饱。想起家乡年景，有两年没看见了，不由的顺脚走到热闹地方，东张西望，散散闷。忽然迎面遇着一位旧时朋友，穿件破布棉袍子，身上尽着发抖，见了大巧，叫道：“哎哟！鲁大哥，久违了！我听说你回家，正要来探望你，偏偏穷忙，没得一些空儿。”大巧认得他是打锡器的余阿五，便道：“老五，你生意好么？为什么弄到这个模样！”阿五红了脸道：“鲁大哥，不要说起，生意怕不好，只是我自从秋天一病卧床，直到腊月初才能支着起来，走到店里，东家嫌我懒，被他回绝了。我宕空了这几个月，没得一文钱到手，指望生意仍旧，支用几文薪工，又被东家辞了。我弄得当尽卖绝，眼看着家里的妻子，都要饿死，只得学那没出息的人，出来找几处认识的铺户里，乞化些钱米度日。今天三十夜了，鲁大哥，实在饥寒难当。我听得有人说起你发了财，可怜我们交好一场，你救我一救吧！”不知鲁大巧如何回答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备酒筵工头夸富 偷棉纱同伙妒奸

却说大巧听了余阿五一片乞怜之词，未免恻然^①动念，嘴里却不肯就答应他，半响道：“我也一般穷困，那曾发财，只比你略好些罢了。我身边带有三角洋钱在此，你且拿去度过今年，开春再想法子。”原来阿五穷到三文五文都要的，如今有三角洋钱给他，岂敢嫌少，便接在手里，千恩万谢的去了。大巧别了阿五回家，一路思忖道：“做手艺的人，不要说懒惰荒工^②，就只有点儿病痛，已是不了，可惜没做外国人。我听说美国的工价，那制铜厂里每天做十个时辰工，要拿他三块多钱，做靴子的工人，一礼拜好赚到二三十元。走遍了中国，也没这般贵的工价，所以人家不愁穷，我们动不动没饭吃。今天不出门，倒没这事，我也太自在了，应得破些小财。”

① 恻(cè,音册)然——怜悯的样子。

② 荒工——荒废工作的时间。

大巧慢慢寻思,不知不觉已踱到家门口,才跨进门,只见陈老二坐在那里,见大巧回来,起身招呼道:“你到那里去这半天?我等了你好多时了。”大巧心中诧异,不免问道:“老二,你什么事?大年三十,不在府上请财神,难道还有工夫打牌吗?”老二道:“不瞒你说,我是躲债来的。你肯借给我十块钱,我也就好回去了。”大巧道:“这又奇了!你做的手艺,总要算得独行,如今上海的藤椅,销场很大,而且都是好价钱。你手法又精工,做又做得快,宁波城里算得第一把手了,难道赚的钱还不够用,弄到欠债么?”老二道:“你只知其一,我们这行生意,前几本来极好,如今会做的人多了,到处开的藤椅铺子,再者这种物件,除非有钱的人,贪图舒服,买几张躺躺,将就些的人家,谁稀罕要买这个?大约不管那种物件,要不是人人离不了的,虽说做得可爱,总不过一时的畅销,过后就渐不如前了。我们这生意虽然还不至此,但是冷热货,没销场的时多,就算赚得几文,是不能刻期的。我店里有一个多月没见一个主顾跨进来,以致欠了人家二三十块钱的债。好阿哥!你肯借给我十块钱,我拿去将就过了这个年,忘不了你的好处!明年一有生意,就好归还的。”大巧心上倒也肯借,为什么呢?知道他这生意是靠得住有的,只碍着老婆不肯,不好答应。搁不住老二会说,一会儿恭维,一会儿嘲笑,弄得大巧不能不答应他。当下约定了,尽正月半前归还,然后立了契据。大巧取洋给老二时,却好他老婆已到邻居家里闲耍去了。

陈老二得他这注借款,回家点缀①过年,自然心满意足。只是大巧吃了苦头,他老婆回来,查点洋钱,登时少了十块三角,不由的细问情节。大巧一一说了。他老婆那里肯信,道:“你一定是赌输了!什么阿金家里,阿银家里,都论不定的。”大巧道:“真是冤极!我何尝认得什么阿金、阿银,这是你肚里捏造出来的。你看,这不是借据么?不瞒你说,陈老二生意不好,来我们家里躲债,这是你知道的。我原不打算借给他,只因他涎皮老脸的缠不清。你又不在家,没得个推托,只得答应写下笔据,言明正月十五前归还的。”他老婆道:“你这话越说越奇,你做好人,把我来推托,出我的坏名头。你合陈老二交好一世,也不知道他是那一路的为人。告诉你吧,他赌钱嫖婊子,没一件荒唐的事不干

① 点(diǎn,音拈)掇(duo)——盘算,斟酌。现一般写作掂掇。